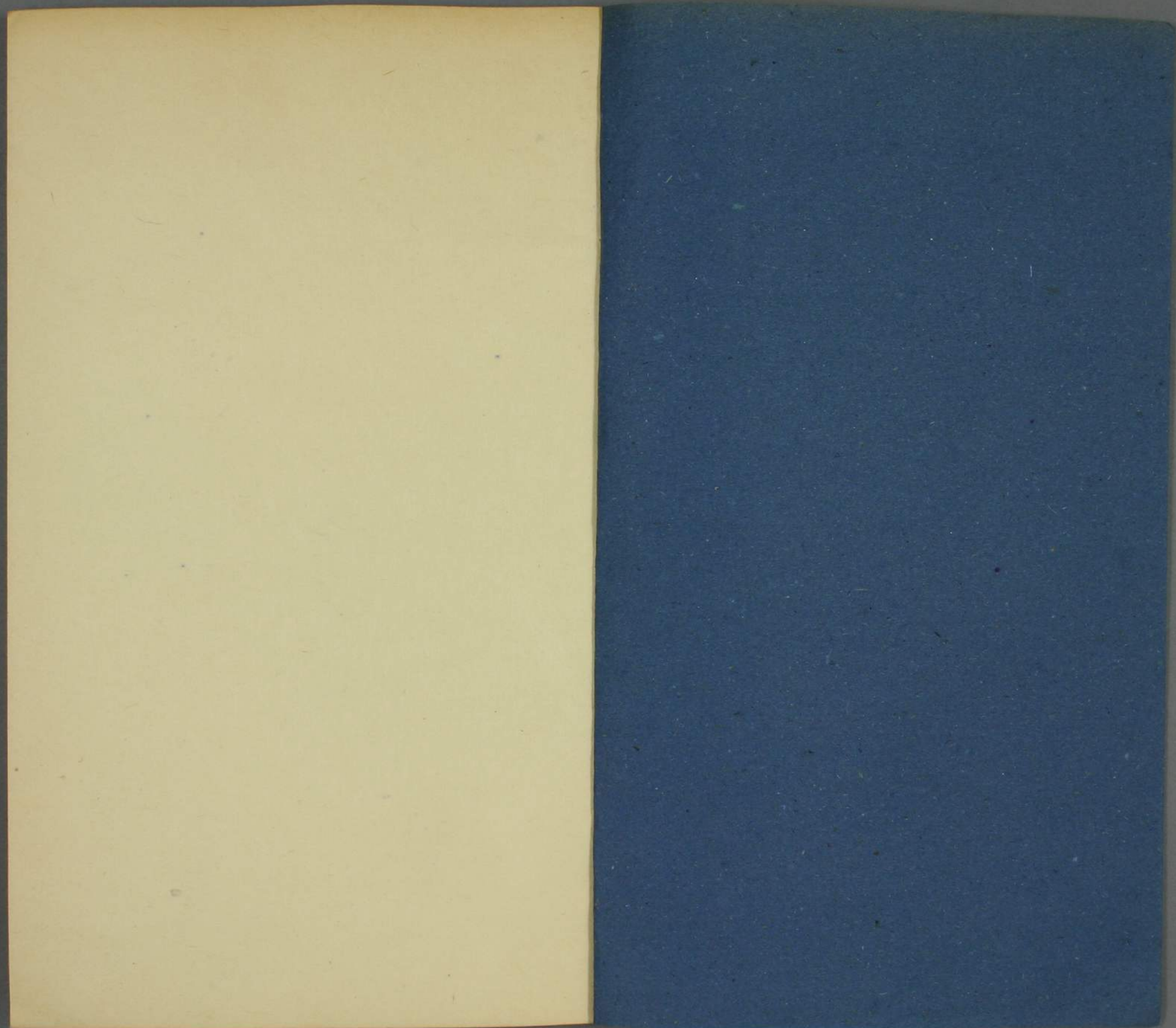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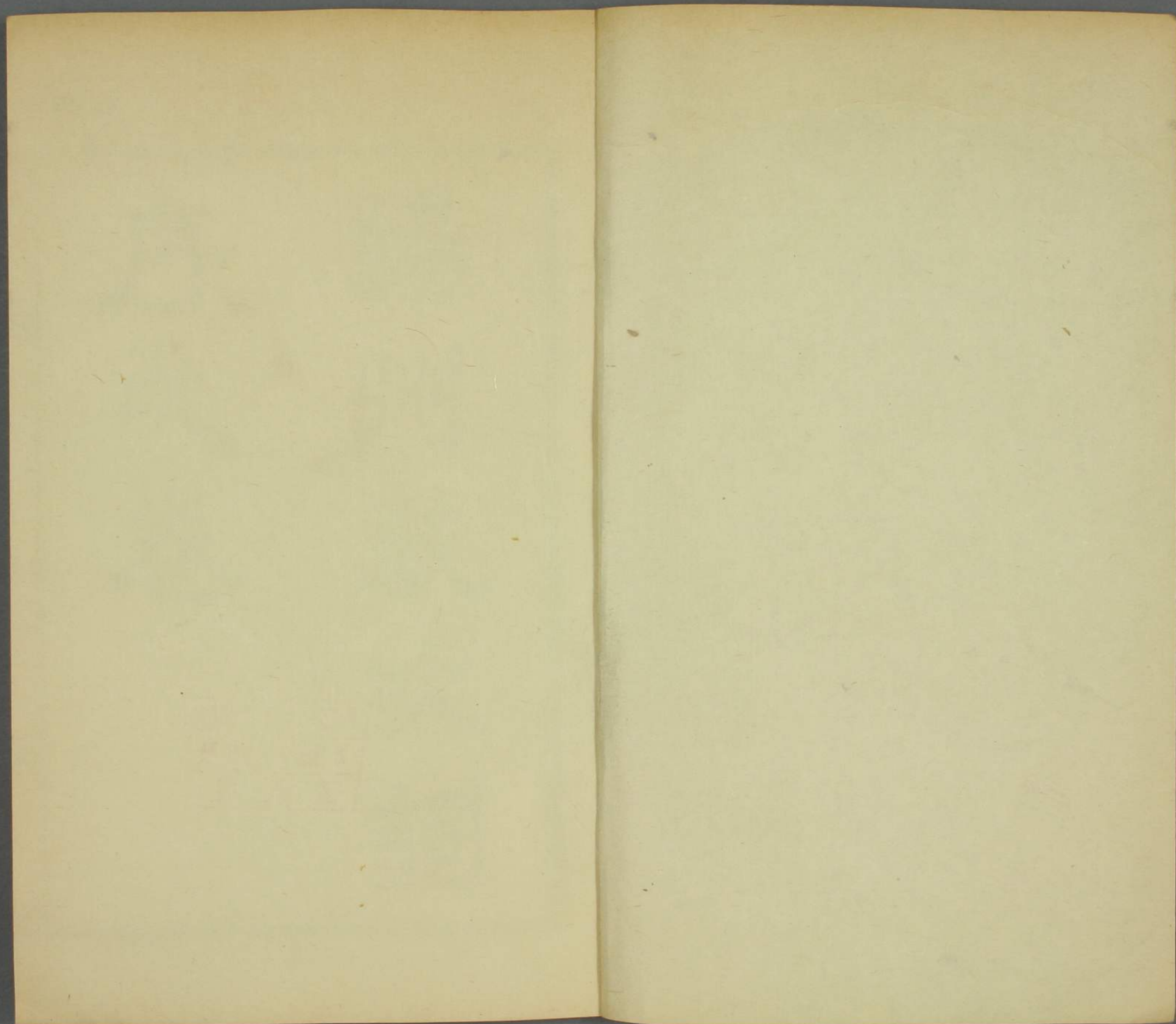




ル 5
3525
5







門 5
號 3525
卷 5



揚州鼓吹詞
序式卷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36.9.26
藏書

揚州鼓吹詞

廣陵

吳綺蘭次

著

吳氏小傳

附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吳綺字蘭次號豐南江都人歙縣籍清順治年間由選貢生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譜楊椒山傳奇稱旨以楊官官之歷湖州知府四方名流過從文讌無虛日卒以是去官工詩及四六其填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林蕙堂詩文二十六卷揚州鼓吹詞菽香詞等集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選巷內卽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爲

梁昭明太子選文處煬帝常幸此樓見宮娥倚欄風飄彩裙因而色荒愈甚夫蕭梁廟社皆以成灰燼獨是維摩讀書之處尚在人間其當年霸業乃不如敝簾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太守大宴每一株立一妓于傍題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聞花有歎息聲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花神亦早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廨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適盛開遜於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楊用修辨之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必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東關內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覆之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復茂紹興辛巳金主亮揭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鳴

揚州詩話
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餘蘖無存徒堪
歎息何況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噫余之所慨豈獨
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
植雙檜至唐猶存夫典午渡江符秦乘釁非安殆將
不保棋墅逍遙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
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兩淮運司廳後卽漢董仲舒宅也廣川

先生爲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忌當軸
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府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微時隨僧齋粥僧
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於壁有上堂已了各西東
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詩處
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
碧紗籠播亦可爲得意矣然炎涼多有世皆若輩漂
母亦豈易得哉

鬪鴨池

揚州書卷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
佚游常與寵妃李陽華浴此池爲鬪鴨之嬉又按王
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老與馮氏同居猶畜鬪
鴨于池上今城內有鴨塘疑卽此地董仲舒日以正
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
之好人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盛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
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之爲
書記牧嘗夜出私往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輩護
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
牧始猶以爲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
也曰某日某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
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傷佻達然憐才如僧孺者
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爲開河時積土所成明康狀
元海以救李夢陽罷官隱居于此佯狂玩世終日對
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此得名後爲廷尉姚思孝
別業余少時曾讀書于此季子難逢空笑塵編之有

蠹菜妻不爨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昔之感也

蕪城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卽吳王濞故都也竟陵亂後城邑荒墟後臨海王子瑱事同於濞故鮑照作蕪城賦以諷今廢興屢易舊蹟都湮茲值兵燹以來幾爲灌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治亂相尋曷其有極燕雀處幕吾恐參軍不知費幾度唏噓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亘四十餘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賦軸以崑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脈通蜀而一郡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藝花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揚子等宮今則珠簾玉卮化爲蔓草寒烟矣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鐘鼓暮鴉更無棲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醒吳公都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昇進新宮圖遂建此樓使穉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熱名香使烟氣霏微有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悞入者終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後爲唐兵所焚仍卽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及見之今則爲觀音閣嗚呼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日雕甍今成寶地迷樓可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大業十年選殿脚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幸之常凭蕭后肩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曰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后又言時多盜賊奈何帝曰朕亦知外間大有人圖儂然終不失爲長城公耳後及于難死葬雷塘求所爲長城公者亦何可得哉

螢苑

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無螢火更爲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弩臺也煬帝常于此游恍惚遇陳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壁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都不存去就至今日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帝悟叱之恍然不見夫陳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臺前夜遇得非帝之精魂自為顯弄耶

隋堤

按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可考然計稱二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玉鈎斜

在府城西煬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樓故國青山美人黃土可勝憑弔

小金山

城北一水通平山堂名瘦西湖本名保障湖其東南有小金山焉在城北約二三里昔劉宋時徐湛之建

揚州書文
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植花藥種菓竹招集文士盡游
玩之適至今雖歷經重建其跡仍在風亭名未改月
觀卽東廳也吹臺今呼爲釣魚臺其廳懸有一聯云
一水迴環楊柳岸畫船來去藕花天則琴室也每逢
夏日郡人咸乘小舟徜徉其間以爲樂日夕歸來小
舟點點如蜻蜓掩映夕陽直如畫境而揚州之風景
遊覽亦以此爲最盛焉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客嘯
咏其中夏日取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
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
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特爲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
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
咏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卽席
題云春風闌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
酒筵爲壽至今傳爲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
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淒
涼世界良可歎哉

竹西亭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火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治游勝地鞠爲茂草並所爲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三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花時聚一州絕品于其中人爭購之喚爲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開金帶圍四朶時王珪爲郡守王安石爲幕官及陳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入

相葢花瑞也今廣陵芍藥其盛不復如前如金帶圍者絕不可得時無魏公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淒苦時樂人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戶外琵琶彈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唏噓曰宮聲君聲也此調宮聲往而不返帝不歸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煙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葢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

揚州書苑
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蘊
繁華風流盛事尙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
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已
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攜宮人來遊後卽葬
此羅隱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
慘矣今塚已平並所謂墓田數畝更不復爲阿廢所
有茫茫野土餘魂何在覺三十六封書不抵淳于一
夢

葉公墳

在北門外上岸明刑部侍郎葉公相之墓也墓後土
阜高十餘丈前臨小迎恩河右有石橋土人稱之爲
葉公橋相傳爲駱駝地其上石枋石几翁仲馬羊陳
列墓道里人于清明時墳上放紙鳶擲瓦礫于翁仲
帽上以占幸獲謂之飛壻重陽于此登高浸以成俗

雲山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值中秋落成宴客其上秦
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卽席題句詩成末云
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觀由

揚州叢考
是著名焉噫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觀之才誠不易
得然非碩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名甚矣人之
相知未可易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正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
丈遠通兩岸雖彩虹臥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
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亘十餘里春夏之交
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于其間誠一郡之麗
觀也然老入歡場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露二泉其
水上湧瀾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
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卽此地也夫廣陵之濤
在漢已豔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
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尙亦有時而況于人
乎況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厯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舊
名土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
雅書院蓋諸生講業并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

前有史相國可法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樹摧殘一坏空在謝臯羽不免作西臺痛哭耳

淳于棼宅

在城東十里按李公佐南柯記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尙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柯郡爵邑寵貴二十年及覺乃悞入古槐蟻穴耳棼事之有無誠未可信然古今人同在夢境夢固爲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嘲弄大地茫茫何多螻蛄也

茱萸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蓋吳王濞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者今多爲郡人送別之所然由淮入海由南至北皆取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有幾何人也扣舷而歌能無長歎

揚州鼓吹詞

項羽都江都

考一卷

項羽都江都考

儀徵

劉文淇

撰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毛本荆下衍州字非也荆

謂劉賈國非州名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

元狩三年更名廣陵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據

志則江都國乃景帝所立其以江都名國者以國有

江都縣也顧廣陵之名已見于史記六國表楚懷王

十年城廣陵此人所共知而江都之名景帝以前未

之前聞今按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江都之名項羽

時已有此縣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立江月表分二

揚州書卷
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言項羽事
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西楚伯項王籍始爲
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爲
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
地史記高祖本紀義常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
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
地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項羽亦于是月出關
使人徙義帝于長沙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
月也項羽本紀亦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
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都彭城第三格言都

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懷王初都盱台後
從盱台之彭城項羽于義帝元年正月猶在關中分
天下立諸將爲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懷王
尚在彭城故先以都江都爲名羽本紀云漢之元年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
長沙郴縣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
之先彭城方爲懷王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
此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都之
地也羽雖未至江都然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
史公于羽本紀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

實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表不必立二格矣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紀項羽事第立一格言都彭城從其略也必知廣陵江都為項王所分之地者史記羽本紀謂羽王梁楚地漢書高祖本紀五年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張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自北至穀城皆自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楚王信則楚易敗也從之

羽既死漢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曰少擊眾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是以羽之楚地分信羽之梁地分越也高祖本紀六年冬十二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執之上還至洛陽赦之春正月韓王信等奏請呂故東陽郡治廣陵說見後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以碭郡薛郡郟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楚王交傳高祖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

楚王是又分韓信所封之楚為二國而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會稽郡為荆國也黥布傳布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高祖本紀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乃立沛侯濞為吳王吳王濞傳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所謂三郡五十三城者即賈所封之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江都易王傳初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子建有罪自殺地入于漢為廣陵郡廣陵厲王胥傳武帝元狩六年立為廣陵王前漢地理志廣

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由易王厲王而上溯之吳王濞所封之地因荆王賈賈因楚王信信因項羽有明徵矣灌嬰傳齊地已定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于魯北破之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呂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之則廣陵為項羽地尤為確證或問曰廣陵為項羽地信已第前志云高帝六年屬荆不知未屬荆之前廣陵江都二縣究屬何郡曰是則水經注言之矣水經注淮水篇云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下云楚漢

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荆國十一年為吳然則
廣陵江都二縣楚漢之間屬東陽郡太平寰宇記謂揚州在楚為九江郡地項羽以漢書地理志雖無東陽郡而高祖紀封英布者非也云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為荆王是楚漢之間有東陽郡矣文穎注東陽今下邳文穎後漢時人按後漢書郡國志下邳國武帝置為臨淮郡是後漢之下邳郡即前漢之臨淮郡亦即楚漢之間東陽郡也前志臨淮郡有東陽縣焦氏里堂謂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為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其論甚覈而項羽之都江都自來方

志諸書皆未之及幸賴月表有此一語余故廣引史漢諸書證成其說似足以為江都最先之故實矣又按史記貨殖列傳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項羽本紀云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注云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即據貨殖傳而言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而東海吳廣陵諸郡亦羽所分之地唐人之咏廣陵者每以西楚稱之司空曙送鄭況往淮南詩云西楚見南關韓翃送友之揚州詩云綠

揚州叢考
樹叢垓下青蕪濶楚西咏揚州而專及羽事又嘉靖志載隋彭城閣引大業雜記注云舊爲彭城鄉煬帝因地以名閣揚州而有彭城鄉是皆因江都爲項羽地故有西楚彭城之稱也

江都縣衙前榜二其一曰邑肇荆王汪容甫先生據史駁之謂孝景前四年始徙汝南王非王江都荆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都於吳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賈死已四十三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卽託始於此按樂史太平

寰宇記謂漢景帝立江都遂因國以立縣汪氏之說蓋與之同近劉孟瞻明經

文淇

作項羽都江都

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江都之名項羽時已有此縣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言項羽事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西楚伯項王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然則項羽曾以江都爲都是秦楚之間早有江都之名非始於景帝矣此說甚爲新異可喜及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

置門有雙註云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蓋嘉慶年間修志者見有無江都之本而致疑也明人程正揆所刻張守節正義本月表脫去都江都三字余檢至此亦為之疑因思余家文選樓有舊本史記檢之則是元中統二年連索隱之板明明有都江都一事為之大快然則府志所云有江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為妄人削去也元中統與宋理宗時相值則與宋板無異明閩柯木與宋本同此書古色古香恐勝於今單行索隱之處尙多俟再校之因復思古人如項羽

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為霸王都江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氏為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縣縣欲絕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識別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為之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道光二十年儀徵阮元跋

揚州輿地沿革表一卷

揚州輿地沿革表

武林

楊丕復愚齋著

揚州 陳恆和書林刻

庶土分紀

清揚州府

東界如臯西界六
合南界丹徒北界
山陽北至京二千
二至省二百六十
南至東南至蘇州
里東南至蘇州府
四百里領二州六
縣一廳兩淮鹽院
衙門駐此

江都縣

附府有萬壽
巡檢司

甘泉縣

附府雍正十
三年分江都
置有邵伯鎮
上官橋二巡
檢司

儀徵縣

府西七十五
里有舊江口
巡檢司

唐

揚州之域其東境
為淮夷

揚州輿地沿革表

揚州輿地沿革表

虞	揚州之域其東境	夏	揚州之域其東境	殷	徐州之域其東境	周	青州之域其東境 淮夷在徐州是淮	秦	吳地已漸及此矣
漢	初屬吳國景帝四分置江都縣廣陵縣為廣	漢	符三年更為廣陵元屬廣陵國治西四	漢	陵厲王胥皆都此為江水所侵	漢	後建武中更廣陵國江都屬廣陵	漢	馬為郡省泗水國入郡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初屬吳國景帝四分置江都縣廣陵縣為廣	漢	符三年更為廣陵元屬廣陵國治西四	漢	陵厲王胥皆都此為江水所侵	漢	後建武中更廣陵國江都屬廣陵	漢	馬為郡省泗水國入郡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漢	廣陵郡屬魏其縣江都廢

府二年高宗駐蹕
四年為真揚鎮撫
使尋罷

仍置屬揚州

安軍永貞縣

屬	淮	州	於	淮	至	元	十	二	年	置	江	路	治	末	年	廢	都	廣	陵	入	江	至	元	十	三	年	置	真	州	安	撫	領	一	年	仍	為	州	十	年	改	司	置	真	州	安	撫	領	一	年	仍	為	州	十	年	改	儀	真	建	炎	元	年	揚	子	為	軍	四	年	仍	為	縣	屬	真	州	郭	縣	政	和	七	年	移	揚	子	為	附	開	軍	為	真	州	中	祥	符	六	年	貞	為	揚	子	大	國	中	仍	改	永	屬	焉	太	平	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二縣隸揚州

慰二十一年行省
移此本州則領高
於府及真滁通泰
郵明五州治此仍
崇行省又治三
年宣慰後改立河
廢江北行省治汴
南仍置淮東宣慰
梁出高郵為散府
割隸宣慰司
直隸

明
太祖丁酉年改揚
州路又為淮海府
丑年乃改維揚府
丙午江都儀真泰
府領江都儀真泰
興三縣及高郵州
領寶應興化二縣
泰州領如皋一縣
湖廣
故廣陵縣即
今甘泉縣西
有蜀岡西北
三十五里有
甘泉山北有
邵伯湖運河
則由縣東北
入高郵州界
小銅山漢吳

通州領海門一縣

鎮對岸即鎮

銅於此南濱

大江所謂揚

子江也江心

水謂之南冷

水揚子橋蓋

以縣得名地

卻在江都縣南

清

高郵州

興化縣

寶應縣

泰州

東臺縣

海門廳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府北一百府東北二

秦

此高郵亭在

漢

高郵縣屬

後漢

高郵縣屬

三國

高郵縣屬

晉

高郵縣屬

郡

高郵縣屬

郡

高郵縣屬

郡

高郵縣屬

郡

高郵縣屬

郡

高郵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平安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海陵縣屬

隋	南朝
高郵屬揚州	高郵屬揚州
廢神農郡 省竹塘三 歸臨澤入	廣陵郡宋 泰豫元年 析置臨澤 縣於東北 屬海陵郡 梁又析置 竹塘三歸 二縣并置 廣業郡於 此尋以有 嘉禾改為 神農郡
宜屬揚州	齊置安宜 縣屬陽平 郡時郡奇 治山陽梁 移郡治安 宜縣又僑 置東莞郡 於此周又 置石龍縣 於西八十 里
江浦縣大 業初省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唐

唐	五代	宋
高郵屬揚州	高郵屬揚州	高郵屬揚州
武德四年 以安宜置 倉州七年 廢縣屬楚 州上元三 州改寶應 年改寶應	武德四年 以安宜置 倉州七年 廢縣屬楚 州上元三 州改寶應 年改寶應	武德四年 以安宜置 倉州七年 廢縣屬楚 州上元三 州改寶應 年改寶應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廢海陵郡 省建陵入 州尋析置 州尋析置

明	元		
洪武元年 降高郵府	興化屬高郵府	至元十四年 興化屬高郵府	為軍建炎年仍為縣 四年升承屬泰州 四年改屬高郵軍
興化屬高寶應屬高	應縣屬高	至元十六年 寶應屬高	
海陵入泰	隸揚州路	洪武初省	揚州清熙 四年與化 軍改屬高郵
海門屬通			

為州省高 西有昭陽 西有汜光 州隸揚州	隸揚州府 勝湖運河 亦在西	舊濱海今 已分為東 臺縣矣而 東南境仍 抵於海	安鄉圯於 海正德七 年徙治餘 中場嘉靖 二十四年 又徙金沙 場以避水 患附錄海 舊在縣東 十五里有 六港皆通 大海潮漲 則盈潮退 則涸今已 為海大浸 沒矣東南 境於其東 南
------------------------------	---------------------	-------------------------------------	---

揚州輿地沿革表終

為州省高
西有昭陽
西有汜光
州隸揚州

隸揚州府
勝湖運河
亦在西

舊濱海今
已分為東
臺縣矣而
東南境仍
抵於海

安鄉圯於
海正德七
年徙治餘
中場嘉靖
二十四年
又徙金沙
場以避水
患附錄海
舊在縣東
十五里有
六港皆通
大海潮漲
則盈潮退
則涸今已
為海大浸
沒矣東南
境於其東
南

揚州城守紀
畧一卷

揚州城守紀畧

桐城

戴名世南山

撰

揚州 陳恒和書林刻

宏光元年四月廿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傅太子
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
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為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
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
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
遍天下江北為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
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先是崇
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

揚州叢考
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
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
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
違五月壬寅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為宏光元
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閣辦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
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
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既居政府弄
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
矣無能為也史公任巖疆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
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

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
公所使吾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讐願受
命吳縣諸生廬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不可出
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
相傳誦稱為敢言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高宏圖
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為四鎮以黃得功劉
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壽州澤
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為靖南侯又
進封左良玉為甯南侯封劉澤清為東平侯劉良佐
為廣昌伯高傑為興平伯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

揚州叢考
人李自成小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邳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闕謂元勳曰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

恨怒欲為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慇懃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為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為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為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為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為危險重

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為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闕且以無序第為辭公遂遷於東偏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既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攘奪官亦不能禁也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揚慮為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汜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之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斃於

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為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為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公決意經畧河南奏李成棟為徐州總兵賀大成為揚州總兵王之綱為開封總兵李本身胡茂貞為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纛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邳宿而史公部將張

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睢寧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為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為矣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

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為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為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為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是冬紫薇垣

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桅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聞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為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為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

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為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為督師中軍李成棟為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為世子於是眾志乃定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當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眾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

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盧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為公子公不可容有說公者曰元爵系高氏令高起潛在此公盍為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塞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并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為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

於公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興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汛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為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汎虞師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叅將劉恒祿遊

擊孫恒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於公請遣散之公曰吾將以禮為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尚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

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闕提主大將凶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衽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此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當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眾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為反

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為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定國是為名豎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甯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將方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兵斬關而出

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茱萸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鋪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纓自効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其使遣之去

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
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繼健卒下投其
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
皆不啟投之火中部將押住者本降夷也匹馬劫大
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金百兩是時李
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
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
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
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
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

備禦益單弱矣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
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為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
曰吾為國亡汝為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為
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
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
父母命安敢為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
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
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為書一遺豫王一
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若弟函封畢
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

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讐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剄叅將許謹救之血濺謹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為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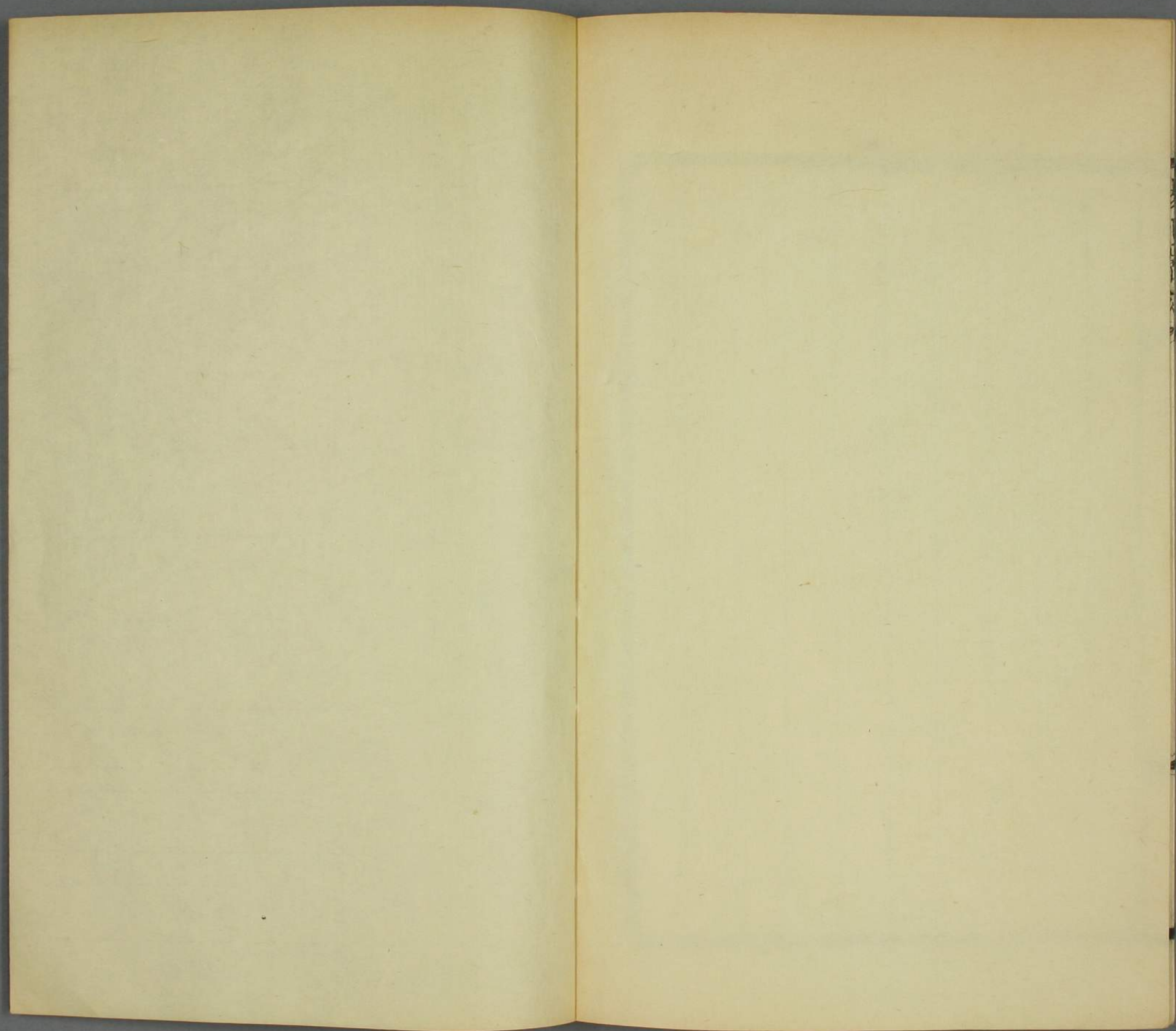
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既成先生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既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既為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渚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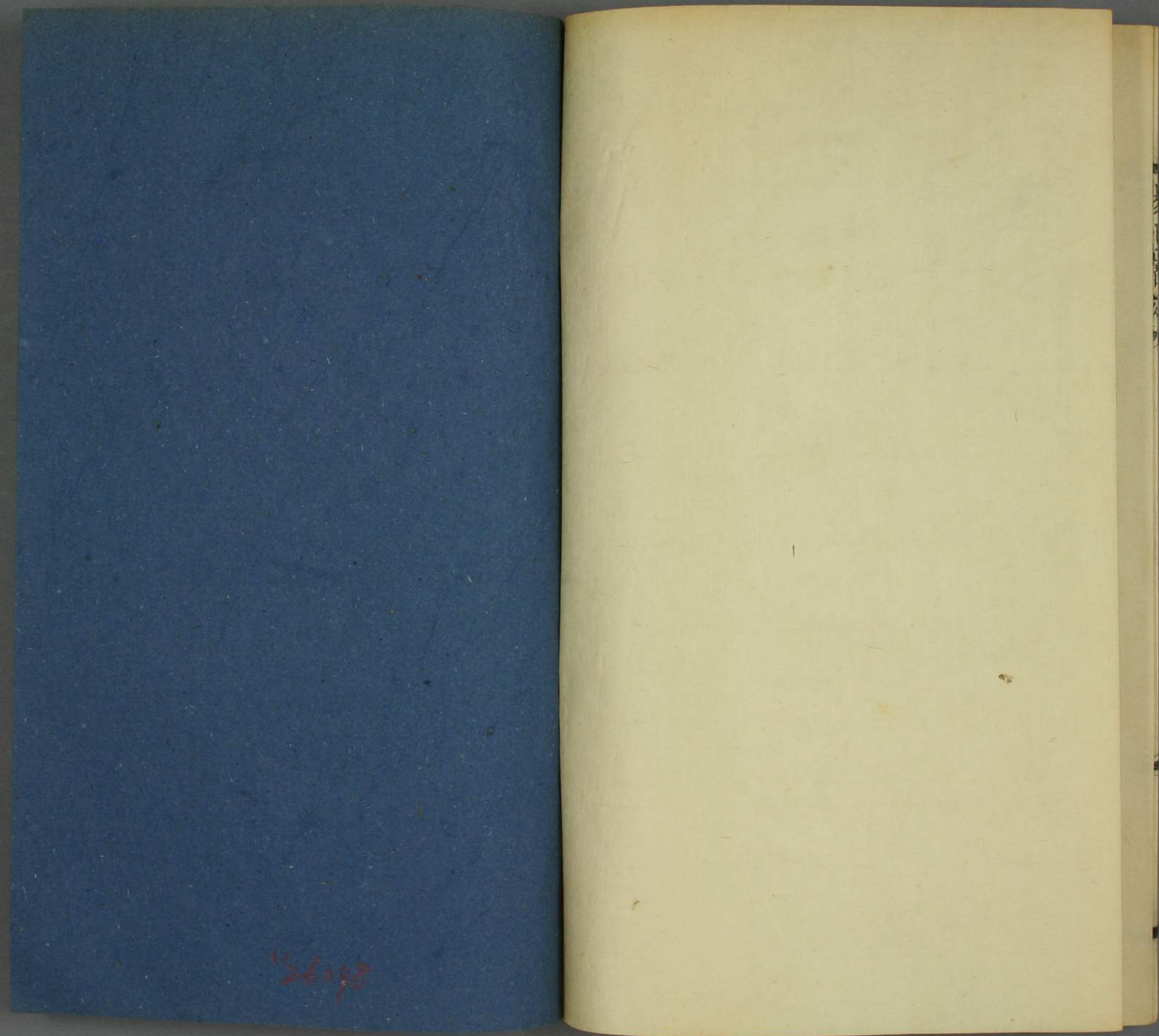
揚州書苑
凡七日乃止公既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
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既免亟收公
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
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則
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中得之持
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二十有八年
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
孝何以立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
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
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

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
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報是為大恨
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
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
葬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
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當揚州圍時
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
五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
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逵以水師奔福建黃斌
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忤城伯趙之

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已而勅賜旱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歲戊子鹽城人某偽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甯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為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字

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26193

